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三十

徽宗皇帝

尊王安石

紹聖元年四月甲寅詔故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守司空荆國公贈太傅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廟庭 閏四月乙酉殿中侍御史朱之邵言故宰相王安石配享先帝廟庭請詔有司原考王安石事業特加諡號以慰公議詔所屬詳定以聞 五月己未監察御史周秩言近詔太常議故相王安石諡伏以安石遭遇神宗皇帝其君臣相與行道以成一代之文願特詔兩省衆禮官等會禮部議上朝廷取次於聖裁而後有司頒焉詔不候本家行狀令太常

官共議謚選博士二員撰議 六月癸未禮部言太學博
士詹文恭恭性神宗皇帝聖智高妙該極象數常念文字
之學世所不知深詔儒臣俾共探討而王安石實進其說
當時未及頒行而學者亦已見之其於性命道德之理則
思過半矣元祐貢舉敕乃令進士不得引用字說而與中
韓釋氏之書同禁乞除去字說之禁從之

新錄刪去元祐奏但元祐貢舉敕令進士不得引用王
安石字說乞除其禁從之辨曰安石穿鑿破碎不足以
仰稱神宗明詔自其學既行之後士風人材視昔時爲
何如則所謂於性命道德之理思過半者詎可信乎

十月丁亥國子司業樊原奏贈太傅王安石在先朝時嘗

進所撰字說二十二卷其書發明至理欲乞差人就王安
石家繕寫定本降付國子監雕印以便學者傳習認可

二年三月甲辰國子司業龔原等言贈太傅王安石在先
朝嘗進其子嘗所撰論語孟子義乞下本家取所進義定
本下本監雕印頒行詔令國子監寫錄一本進納 十一

月庚子三省言國子司業龔原奏請乞檢詳前奏下贈太
傅王安石家取所進字說副本下國子監校定雕印以便
學者傳習從之 三年十一月丁酉監祭御史兼殿中侍
御史蔡鉞言近朝廷取太傅王安石所進字說付國子監
雕板以便學者傳習又以池州石誅劉發嘗受安石學特
令校正乃有太學錄葉承執肆論列自謂親聞安石訓釋

今校對疑誤諸同看詳按承身為學官宜知分守而乃離
次使官干預本監之事望賜睿旨正其侵越之罪詔特罰
金六觔 元符元年九月癸口詔故王安石就京師賜第
百間以上 三年五月戊子王安石妻吳氏乞回納所賜
宅詔依 十一月庚午賜故贈太傅王安石妻越國夫人
吳氏江寧府官產六十間以吳氏託養卞為家信有賜第
京師已納朝廷而下赴貶所故有是賜 崇寧元年閏六
月戊寅知江寧府鄧祐甫乞以府學所建王安石祠堂著
祀典從之 三年六月戊申詔荆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
廟廷 四年五月癸亥河東提舉學事言絳州州學中荆
國公王安石未有贊園子監乞依鄒國公例詔學士院撰

贊頌降

學士張康國鄧洵仁也不知撰贊者誰當考贊曰孔孟
云遠六經中微斯文哉興自公發揮推闡道真啟迪群
達優入聖域百世之師陳瓊尊堯集序可考

政和元年十一月丙子臣僚言竊見邇英講經皆并注入
點釋因襲之久未及是正故乞自今只點正經其音釋意
義並以王安石等所進經義爲準從之 三年正月庚午
詔昔趙普渚美王曾韓琦鄭康成孔安國從祀孔子王安
石被遇先帝與其子雱修撰經義功不在數子之下安石
可封王爵雱可配享文宣王廟廷 壬申故特進守司空
贈太傅判國公王安石追封舒王 六年正月乙未手詔

王安石熙寧中賜江寧府蔣山太平興國寺為本家功德寺訪聞近歲林木砍伐殆盡寺宇荒廢墜域無人洒掃悉緣過房孫王棟自擅至今無人管勾限此指揮到日仰王棟不得干與應田產米斛錢物等並令依王安石及其妻吳氏在日事理施行所有蔣山住持僧下兩街僧錄選差前去應林未得報有斫伐庶以上稱神考待遇安石之意重和元年六月壬申門下侍郎薛昂奏承詔編集王安石遺文乞更不置局止就臣本府編集差檢閱文字官三員從之十一月丙子提舉成都府路學事翟汝筠奏王安石參酌古今篆隸而為之說此造道之指南而窮經之要術也然字形書畫絃悉委曲咸有不易之體世之學

者知究其義而至於形畫則或畧而不講從俗就簡轉易
偏旁傳習既殊漸失本真如期朔之類從月股肱之類從
肉勝股之類從舟丹青之類從丹靡有不辨而今書者乃
一之若此者不可勝數故幼學之士終年誦書徒識字之
近似而不知字之正形甚可歎也 云云 願詔儒臣重加修
定去其訛謬存其至當一以王安石字說爲正分次部類
號爲新定五經字樣頒之庠序詔太學官集衆修

實錄有此但削去以王安石字說爲正等語殊失事實
今取初草元奏補增入之

宣和四年八月庚子賜新除太僕少卿王棟進士出身以
安石孫故旌之 九月戊午詔熙豐政事悉自安石建明

今其家論皆理宜褒恤可賜第一區孫棟除顯謨閣待制
提舉萬壽宮觀曾孫琦玘並封宣義郎孫女二人各進封
號一等曾孫女五人並封孀人

不用呂惠卿

紹聖元年閏四月乙酉提舉崇福宮呂惠卿知蘇州 癸
巳新差知蘇州呂惠卿知江寧府 七月壬戌三省具呂
惠卿王中正宋用臣元罪狀進呈當再叙章惇曰惠卿所
坐極無名云云上曰與後待官并資政殿學士 十月己
巳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知大名府三省樞密院
同呈惠卿除目曾布韓忠彥曰若惠卿在朝善人君子必
無以自立上曰只令知北京豈可留也 丁酉曾布與韓

忠彥言外議見忠卿移大名過闕遠工部升卿除落銜皆
疑忠卿復用上曰無此 二年二月甲戌資政殿學士新
知大名府呂忠卿爲資政殿大學士先是章惇必欲用呂
忠卿帥河東韓琦守北門時曾布在告韓忠彥力口事及
布出議河東帥上曰三省必欲用呂忠卿布曰不知聖意
如何上曰只用王安禮章惇言忠卿乞留京師但願得一
宮觀時上殿上曰已除大資政兼北京亦是重地布曰忠
卿於邊鄙生事未使忠彥曰章惇言地界予後河東方欲
作爲非忠卿不可布曰忠卿本不肯安靜若朝廷又示以
作爲之意邊鄙安得無事上然之又問忠卿已行否忠
彥布皆曰忠卿乞留乃是無耻君子難進而易退其人可

知天上唾之 十月甲申資政殿學士和大名府呂惠卿
為觀文殿學士知延安府 十一月戊午呂惠卿入對甚
久引進副使宋球謂曾布曰惠卿語既久上極有倦色既
而再出一劄子不知上有何語遂不進呈出笏而退布奏
事畢因言惠卿今日見蔡卞卞云惠卿言須先朝應對乃
可為布與惠卿皆曰邊帥奏請如可行無不應副之若不
可行何可應副上曰惠卿極凶橫不獨惠卿如此并卿之
徒皆然布曰臣與之不足不敢言然其兄弟實有凶德陛
下睿明洞見實天下之福惠卿留幾月乃辭去 三年十
一月癸巳先是呂惠卿奏乞依呂大忠例暫赴闕奏事章
惇謂布曰邊事方爾可謂不識繫慢也李清臣亦謂布曰

此必有挹魁柄之意或恐有引以爲代者吾儘殆矣布曰
此無慮魁柄豈易挹耶及進呈上曰忠卿何可來衆皆言
無可來之理遂批旨云邊事之際帥臣難以前來如有所
陳條書聞奏及再對布又言忠卿初失金明寨見西邊頗
皇恐待罪既而知朝廷有寬假之意便爾妄誕張大守禦
之勞又乞朝見此人無廉耻惟務貪進方此多事其欲來
何意豈又欲留任上亦哂之元符元年五月甲子觀文
殿學士右銀青光祿大夫知延安府呂忠卿換保寧軍節
度使再任知延安府二年八月丙申保寧軍節度使廊
延路經畧安撫使兼知延安府呂忠卿特授檢校司空武
勝軍節度使加邑食寶封以進築暖泉寨金湯城畢工也

三年正月己卯徽宗即位 丁亥宰臣奏前執政及從

官姓名呂惠卿居首上遽指之曰且令在邊 戊子檢校

司空武勝軍節度使呂惠卿爲鎮南軍節度使檢校司徒

建中靖國元年三月癸亥檢校司徒鎮南軍節度使知

杭州呂惠卿爲觀文殿學士右銀青光祿大夫提舉洞霄

宮呂惠卿引年乞致仕而旨是命 崇寧元年閏六月己

未呂惠卿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 八月己巳知揚州

九月辛亥呂惠卿知太原府 十月己巳觀文殿學士新

知太原府呂惠卿爲武昌軍節度使知大名府 三年六

月壬戌武昌軍節度使知大名府呂惠卿以弟諒卿名列

姦黨奏乞罷免除宮觀詔答不允 十一月癸巳知大

名府呂惠卿上表乞弟諒卿出籍詔尚書省錄諒卿所上書付惠卿 四年正月丙申呂惠卿遣管勾機宜文字徐中勾當公事錢秉贖本路守禦團冊并劄子詣闕進呈上令諭惠卿曰此事乃安不忘危無事時做了極好合措置事但逐旋奏來 閏二月知大名府呂惠卿罷節度使爲右銀青光祿大夫提舉洞霄宮惠卿再上表乞弟諒卿出籍表詞有明昭先烈以推美於泰陵潤畧微文用保全於蔡卿言者論其引喻失當特責之 三月庚戌右銀青光祿大夫提舉崇福宮呂惠卿特令致仕 九月丙辰右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呂惠卿復觀文殿學士 五年正月甲寅呂惠卿落致仕知青州 八月甲戌呂惠卿知杭州

大觀元年五月己丑呂惠卿責授祁州團練副使宣州安
置以其子淵獲罪上表自劾乃索庇其子不自責也 閏
十月戊戌呂惠卿移廬州 二年十一月丙寅呂惠卿復
宣奉大夫提舉明道宮任便居住 三年十二月辛卯復
資政殿學士 四年正月呂惠卿降授正奉大夫侍御史
毛注勸惠卿上表謝復官用詩風雨及青蠅節南山等章
句以古君子自處而以亂世方盛時罪不可赦故有是命
四年十二月親文殿學士呂惠卿知大名府 政和元
年三月癸亥觀文殿學士新知大名府呂惠卿為醜衆觀
使

七月二十七日致仕去年十二月末知大名府呂本中

雜說大觀間呂惠卿復召陳瓘瑩中以書勸惠卿平好惡無念舊惡無以元祐細故爲意惠卿荅云丁亥之禍猶無一念追憶之意况元祐乎丁亥歲張懷素事作蔡京欲囚獄事傳致惠卿之子下獄榜笞數千下欲令括服與懷素謀反其子卒不服得免

七月戊子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呂惠卿守本官致仕

十月庚寅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致仕呂惠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久任曾布

元祐五年十二月壬辰龍圖閣學士知河陽曾布知青州紹聖元年四月庚戌龍圖閣學士曾布除翰林學士知

制誥布自高陽徙江寧詔許入覲言先帝政事當復施行
之宜改元以順天意初除戶部尚書尋改是命 四月壬
戌翰林學士曾布修神宗皇帝正史 癸亥翰林學士曾
布爲翰林學士承旨 六月癸未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
曾布爲中大夫同樞密院事 三年四月丙戌三省同進
呈李穀言熙河糧著官斛斗事云云布曰司馬光之徒內
懷怨望每事志於必改先帝以純臣之禮待之而用心如
此其爲背負先帝情最可誅李清臣許將曰彥博教光云
頃盍換却人乃可舉事布曰臣元豐末在朝廷見光進用
自六月秉政至歲終一無所爲及陰引執轍光庭巖叟輩
布滿要路至元祐元年二月乃奏罷役法盡逐舊人然後

於先朝政事無所不改以此知大臣陰引黨類置之言路
蔽塞人主耳目則所爲無不如欲此最爲大患又曰譽光
者乃閭巷小人耳如王安石臣兄輩皆有學識之士臣自
少時已聞兩人者議論以爲光不通經術迂僻不知義理
其他士大夫有識者亦皆知之如孫覺亦能知之衆人所
是當以理察之若天下公是公非何可不以爲信上欣然
聽納喜見於色

布姦言至此不可不具著之使後世有考

四年閏二月壬戌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曾布爲大中
大夫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左朝議大夫知制誥林希爲中
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初章惇之初拜相也曾布在翰林章

惇劾詞極其稱美望惇用爲同省執政惇忌之止拜同知
樞密院於是又遣知樞密院樞密院故事日得獨對乃疑
布更引希同知樞密院使察之希尋爲布所誘亦口惇布
與惇益不合卒傾惇奪其位 元符二年正月乙巳曾布
奏事畢乞致仕上不許徑出居僧舍上遣中使蘇珪封還
布所上致仕章仍押入視事後二日乃復故 三年正月
己卯徽宗即位 戊子左正議大夫知樞密院曾布爲右
光祿大夫 復用元祐舊人逐章惇蔡卞之黨 各見本事
六月辛亥殿中侍御史龔夬上殿論蔡京罪狀上甚愠曰
夫所陳皆曾布之語也夬既自辨遂請去自京復留布頗
不自安夬忤上意龔原謂布曰得之外議迎習極不樂有

無震主之功而有震主之威之語仍語布以勿與事且曰
韓李皆上親推尚且退縮何必爾但叢欵必無事又曰陳
瑾親聞上語謂子宜與劉友端嘗共事布曰布帥河東友
端作走馬同官三年及其親近未嘗與之接其職事亦無
西府干預者修造土木事皆三省所行未嘗有交通之迹
布若能與友端交通紹定元符中作相久矣范純禮亦為
布言上有所誣蓄恐徹簾後必更有所為布尋問韓忠彥
曰外議喧然謂多譏謔上有所毀短否忠彥曰無之布又
令弟肇請於忠彥忠彥曰多方以言探試上語口有所疑
即開陳然終無之又曰昨在外保全及召還皆子宜力何
敢隱也布所謂譏謔毀短等語皆指蔡京也 十月壬寅

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曾布爲右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辭免不允十一月辛卯侍御史陳次
升言右僕射曾布性稟奸邪心懷凶險頃居樞府阿順宰
臣進用匪人大開邊隙又近自登宰輔獨擅國權輕視同
寮戚福由已進拔親故羅列宮局以爲耳目任用門人置
之臺誅以爲腹心又曰布在紹聖初實與蔡卞交結遂中
請乞用王安石日錄修神宗國史致史官觀其變亂事實
多譽王安石之善掩蔽神宗之美又曰子弟招權交通宿
客其門如市伏望聖慈特正布之典刑以謝天下建中
靖國元年正月丁丑命尚書右僕射曾布爲大行皇太后
山陵使四月壬寅曾布以將出使留對因言衆論皆以

爲臣出使之後必有合謀并力爲傾搖之計者願陛下察之上曰渠輩待人如此豈有此理也六月甲辰右司諫陳祐通判滁州祐累章劾右僕射曾布自山陵還不乞出且言山陵使從末號爲凶相治平中韓琦元豐中王珪不去其後有臣子不忍言者又言布有當去者三一自山陵還二虞主不在朕輿而行禮重於階大升舉其罪浮於章悖三不當先與口口屬官推恩布之未達祐已上兩章及祐廟又連上數章皆留中祐遂繼中三省布乃具榜子不復朝參而祐有是命制詞畧曰觀望以言意在推引豈不失朕用汝之本旨乎翌日布宣押視事先是布以劄子論邊事其一乞修葺新邊城守備及鑿闢新田其翌日癸卯

上作兩御批付三省樞密院又翌日進呈遂依已得指揮
行下是日上以諭布謝曰論事每承聽納臣雖康頤何以
報稱曾布察上甚悅因及祐章且曰上下合謀并力共爲
傾搖之舉意謂萬全然不知聖意不可奪也臣自出使時
已聞此謀然臣不敢恤臣若引前日山陵仗求去此乃臣
子所不忍言祐意在遂臣不復顧忘諱其言幾若咒詛上
曰語誠類咒詛布曰聖德仁厚無不涵容以此言之則何
可勝誅又言衆人謀欲遂臣聚其黨與復行元祐之政則
更不由陛下聖意不曰也上曰安有是理若更用蘇軾轍
爲相則神宗法度無可言者又言岑象求輩揚言云軾轍
不相則不已當并述之後兩日左諫議大夫陳次升對有

劄子救祐上不願亦不肯留劄子次升乃自袖去而右司諫江公望對請祐責詞所謂觀望推引之語上曰欲逐曾布引李清臣爲相且曰如此何可容旦夕當逐之又言曾布安可去公望遽曰陛下臨御以來易三言官逐七諫臣非天下所期望今祐言宰相過失自有識也豈可便謂有他意哉先是曾布甚惡李清臣不附已殺使人譏公望能一言清臣即以諫議大夫相處而公望所言乃如此其後彭汝霖以論罷清臣得諫議大夫云此從呂太中墓誌增入清臣罷在十六日七月壬戌上因言元祐中欲毀先朝政事人多不詳姓名可悉錄來又言人才在外有可用者亦具名進入又言張商英莫亦可使否布曰陛下欲持平

用中破黨人之論以調一天下孰敢以爲不然而偏見異
論之人各私其黨又有報復怨仇之意紛紛不已致聖意
厭惡此誠可罪然元祐紹聖兩黨皆不可偏用臣竊聞江
公望嘗爲陛下言今日之事左不可用執轍右不用京卞
緣此等人在朝決不免懷私挾怨互相仇害則天下士類
爲之不安士類不安則朝廷亦不安矣願陛下深思熟計
無使此兩黨得志則和平安靜天下無事陛下垂拱而治
矣上頷之而已 曾肇嘗以書責布曰兄與惇卞異趨衆
所共知紹聖元符間惇卞有可以擠兄者無所不爲亦衆
所共知使其得志必不肯舍兄就令兄肯與之解仇彼必
不信亦必不聽然則不獨宗社生靈善人君子罹其忠害

曾氏之禍必不在衆人之後矣凡方當國得君引用善人
扶助正道使小人道消邪說不作以杜絕惇卞復起之萌
而數月以來世所謂善人端士者相繼去朝其在內者亦
皆置之閑地惛惛無氣而所進用以爲輔臣從官臺諫者
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今日凡勢方盛彼固不敢言及惇
卞一旦凡勢稍不如今日之盛彼固不肯引元祐人及世
所謂善人端士者則必首引惇卞自爲固位之計人主平
日所聞皆毀訾元祐人之言而世所謂善人端士又未必
盡知則其勢不得不用惇卞惇卞果至未暇卹其他曾氏
之禍其可逃哉思之可爲寒心可爲痛心可爲恟矣不知
彼亦曾思之否 布谷聲曰上踐祚之初深知前日之弊

故盡收元祐竄斥之人遂紹聖之挾怨不達者欲破朋黨
之論泯異同之迹以謂一士類而元祐之人持偏如故凡
論議於上前無非譽元祐而非熙寧元豐歟一切爲元祐
之政不顧先朝之逆順不卹人主之從違必欲回奪上意
使舍熙豐而從元祐以遂其私志致上意憤鬱日厭元祐
之黨乃復歸咎於布合謀并力詭變百出必欲逐之而後
已上意益以不平又曰布自熙寧立朝以至今日時事屢
變惟其不雷同熙寧元豐之人故免元祐之禍惟其不附
會元祐故免紹聖之中傷坐視兩黨之人反覆受禍而獨
泰然自若其自處亦必粗有義理以至處今日風波之中
毅然中立每自謂存心無愧於天無負於人神之聽之介

爾景福使此言不足信則已若果有此理元祐及惇卞之
黨亦何能加禍於我者恐未至貽家族之禍爲祖考之辱
而累及親友也 癸未三省奏事訖曾布獨留極陳元祐
紹聖兩黨毒惡皆不可令得志使賊轍京卞在朝則更相
報復無有窮已天下無安靜之理兼人亦不知成福在人
主但宰相一易則非其黨類皆受禍矣如此豈朝廷之福
上深嘉納曰卿自來議論平允因言貶責之人但可復職
寘之名藩巨鎮無所不可但不可在朝廷耳蓋在下之人
不安則朝廷不安非持平用中之意也上尤稱愜因具內
外之材可稱者數十輩以聞并具詠紫先朝紹聖元符不
許叙復人姓名進入布又言祖宗時異論之人未嘗深貶

責自元祐紹聖更相報怨而朋黨之禍成矣此不可不戒也退至都堂為同列言上意本欲持平用中破朋黨之論以調一中外此人臣所當將順况如此最不用力但內不作威獄外不興兵革使天下和平安靜日以無事則太平之象也衆莫以為不然陸佃嘆曰如此則天下無事真太平之效也 八月陳瓘上曾布書出知秦州 其陳瓘既退 九月己未陳瓘既上諭符之奇章蒙曰瓘為李清臣所使元祐人遂大半尚敢如此曾布以一身營衆人擠排誠不易卿等且以朕意再三慰勞之是日布入對留身面謝慰勞加勅且謂布曰先朝注度多未修舉又曰元祐小人不可不逐布對曰陛下初下詔以為用人無故時此時之

異若臣下便能將順奉行則必不至今日如此分別然偏見之人終不可率當更緩治之上曰卿何所畏且曰卿多隨順元祐人布曰臣非畏人者處衆人洵洵中獨賴眷屬有以自立偏見異論之人識不少彼不肯革面固當去之然上體陛下仁厚之德每事不敢過當故欲從容中節耳若言臣隨順及畏元祐人不知聖意謂爲如何上笑曰豈有此但人言如此故及之十月癸巳右光祿大夫門下侍郎李清臣罷爲資政殿大學士知大名府詳見用元祐人十一月壬午三省奏事訖右僕射曾布獨留進呈內降起居郎鄧洵武所進愛莫助之圖其說以爲陛下方紹述先志群臣莫助之者其圖如史書年表例爲旁通分爲

左右自軍臣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分爲七隔左
曰紹述右曰元祐左序取紹述者宰相執政中溫益一人
而已其餘每隔止三四人如趙挺之范至虛王能甫錢適
是也右序舉剡輔相公卿百執事皆在其間至百餘人又
於左序列立一項用小帖揭去布審稟揭去臣僚姓名上
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以不與卿同故揭去布曰洵武
所陳既與臣所見不同自不當與議乞納下明日遂改付
溫益益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人於是上決意用京矣
曾布子練作家傳云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太常少卿鄧
洵武進愛莫取之圖按所稱六月及洵武官名皆誤也
今不取

十二月甲午左僕射韓忠彥累乞罷相不許遂般出東府
有詔押入忠彥與曾布異議布數傾之故忠彥請遜位許
見用元祐黨崇寧元年正月癸未曾布奏事訖先是溫益
留對乞因事劄劄奉世張舜民劉安世呂希純王觀等職
名又言晁補之知河中不當上指令曾布看過却取進來
益以示布布答益曰因事然之自當然也

安世希純落職在四月十三日奉世在五月十四日舜
民在四月十七日觀五月十一日

至是布留上心知爲此故并留益布對如前上曰元祐之
人誠皆先朝義不可容今閔卷之人尚知父子之義朕豈
可已因言罷補之郎官却與河中似此皆過當取言謝文

璫與呂公著書尊公著過於人主而詆先朝且語益曰書
已降出在曾布處又顧布曰將與三省看布唯唯益未退
布曰臣別有所陳欲更少留益遂退布曰臣得事陛下不
敢不盡犬馬之力然臣既不悅於元祐之人又爲紹聖之
人所怨怒臣在朝孤立實不易處亦累常奏陳恐有讒譖
中傷之語乞賜考察上曰何故布曰近臣閻守愬李士京
罷黜乃有言臣以守愬之論爲直言又非山陵臣曾辟士
京檢點道路士京逐臣必危矣臣遭遇神宗拔擢不次陞
下昨力排衆論置之相位春遇親厚特異衆人臣非犬馬
木石豈不知恩若謂陛下有不同心退有後言實爲誣罔
上曰並不干人事只韓忠彥如此說布曰宮禁中事外庭

莫知其實臣昨日對忠彥云守勤之逐忠彥之子治與臣
子紆皆在太僕治問紆元守勤逐紆云陛下旬日之間
逐二巨闢可謂英斷此乃曰閨門之間父子之私論臣亦
聞忠彥謂臣故對忠彥面奏此語此最爲明白如中傷之
言願陛下更賜裁察上曰不信 二月丙申雄州防禦推
官知鄧州錄事參軍朱肱言臣伏聞陛下即位以來兩次
日蝕在正陽之月河東二十二郡而十一郡晝夜震動自
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今年正月二日猶未之止城壁
屋舍悉皆倒塌人民震死動以千數外議皆稱自古災異
未有如此恭惟陛下致樸自己憂勞在民建大中以承天
意正五事以首羣生可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迺者日月

薄蝕地震動推求咎愆不避死亡論輔弼之失以救災
異之應言詞激切死有餘罪昔西漢多言災異罕有完傳
谷永譏斥帷幄陰附權貴而終以保全王章力抵王鳳專
權蔽主竟以法誅禍志易見利害易明臣非不知上忤大
臣其禍立至然惓惓孤忠不敢隱默者食陛下之祿念國
家之重而不敢顧其私也其上宰相曾布書隨其進呈書
曰今監察御史劉焘相公門人也相公帥高陽辟焘為幕
容其後相公又秉機政辟焘為刪定官焘持親喪相公奏
祥除有旨令服闋改宣義郎未及禫除又辟為編修官前
日相公為山陵使辟焘為掌殿表又薦入館相公於焘厚
矣如焘者置之詞掖不忝也以焘為御史則不可也相公

有過舉。煮膏言乎言之則忘。思不言則欺。君蓋非所以處
煮也。又曰。今右正言范致虛。凡上舍生致君相公之姪。塔
也。致虛乃致君之親弟。如致虛者。蓋館閣不忝也。以致虛
爲諫官不可也。相公有過舉致虛爭之。則忤親不爭則失
職。亦非所以處致虛也。相公傍招俊。又陶冶天下眩之所
論止及煮。與致虛者。特以臺諫人主耳目之官。非他職。可
以畧而不論也。相公致置門人親戚爲諫官御史。此日月
所以震動也。又曰。章惇之過惡不可殫數。其最大者四五
時。相公在樞府坐視。默然亦不得爲無過也。若以西府不
與議。則遊談侍從之臣。皆與論思之職。况執政乎。再貶元
祐。臣僚范純仁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廢元祐皇后。龔夫

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策元符皇后鄧浩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置諫官死地黃履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此四五事悖之過惡最大而相公無半詞之取洎欽聖皇后以天命人心之所歸付神器於陛下英聲偉望簡在潛邸注意委重羣臣莫望天下之士翹首傾心以觀考慎之效而天變見於上地理逆於下肱竊疑之伏惟相公位高而任重位高則憂深望重則責厚遇災而懼然後可以弭天變聞善而遷然後可以來直言肱之區區所望於相公者如此而已詔付三省肱者服之從弟六月辛卯左司諫王能甫言曾誠左正言吳材言王防乞罷史官能甫言曾誠家富於財自謂青錢學士材言防在元豐勒停又以訴理得罪

當罷兼無出身是日布言其材級引呂惠卿蔡序辰等議
論不能勝王能甫乃吳安持塔道臣以安持道削職名皆
挾怨故以此攻曾誠王防欲中傷臣耳上曰他不敢爾亦
非挾怨他責在蔡京不干卿事布曰臣亦知此二人乃京
所薦陛下宣諭令除史官臣猶乞候京文字然外議但以
臣門下士爲言路所攻則謂臣必採其小人用意如此臣
嘗不自安方元祐之人布滿朝廷人人有屏逐臣之意方
此時臣一身與衆人爲敵如處風濤之中日不自保是時
助臣者惟此三數人而已今元祐之黨方去而言者乃欲
斥逐此等是爲元祐人報怨耳上瞿然曰如此乃是快元
祐人意卿但勿恤侍使指揮與蓋近日言者惟上所使耳

布因言此等小人皆不快於臣以至張商英亦章惇門下士王口之乃其塔議論之際多與章惇爲地故商英力稱引范致虛及吳材乃其志趣同耳若有所陳願陛下加察此據曾布日錄增入誠防除史官已附五月末其罷附六月末舊聞說京薦此二人乃頗布也而布不悟但無文字可檢又不記說者姓名當更訪問之

丁酉曾布留對以陸佃貶逐弟肇與佃同得罪之人佃既被責則肇亦合施行臣待罪宰相當引咎避位乞罷然上曰陸佃以奉行詔書不引避及慢上罪不以史事罪他不干卿事其批旨甚明何疑之有布曰聖意雖優容然人言可畏臣不敢不待罪上笑曰豈可如此朕於政事方賴卿

又曰卿不久自當遠豈可去布曰今日欲便遠出待罪以未嘗面奏來日奏事半引退上曰如此空費些禮數無益他日布獨留對自言待罪政府已九年罪戾日深每欲退避賢路但以上體聖眷不敢喋喋近日以來言路多不悅臣如共村王能甫陛下所知臣固不敢及如錢適嘗詐與臣弟肇銘其父墓及詐作肇書云有所贈遺臣弟亦嘗數奏上曰記得布曰如此亦恐於臣兄弟不能無憾臣果有罪惡不敢掩覆乞辨察虛實上曰無之布曰臣不敢不先事敷陳兼近日同列亦有相窺伺者且如黃敏用與臣實非姻戚或聞亦有以爲言者臣於敏用何所用情上曰不說卿只說章淦與敏用是親布曰淦與敏用誠是親然淦

亦何敢主張敏用人情如此臣益不安臣緣陛下以國史
及編勅青冊此二書皆歲月可了臣必以此時告陛下請
去臣衰老空疎得於此善去實爲榮幸

此據布錄六月丙午所書今附月末

閏六月辛酉殿中侍御史錢適言伏見尚書右僕射曾布
力援元祐之姦黨分別要途陰擢紹聖之忠賢遠投散地
擊批姻媼驟致美官汲引佞浮盜竊名器愛妍交通乎近
習諸子遷結手摺紳造請輻湊其門苞苴日盈私室呼吸
立成禍福喜怒遽變炎涼鈞致口人之口言欲破紹聖之
信史曲徇法家之謬說枉改垂世之典型爲臣不忠莫大
於此兼布初以韓忠彥爲心膂李清臣爲爪牙協濟奸謀

共伸私忿其起雖異厥罪惟均忠彥免官已正生前之罪
清臣褫職實誅死後之奸回豈容斯人尚司魁柄况日食
地震星變早災豈或時常度之或愆乃柄臣不公之所召
人神共怒天地不容欲乞早正典刑慰中外之望於是布
連上章乞罷 壬戌右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曾布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澗州布於元符末欲
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力排蔡京逐出之至崇寧初知上
意有所向又欲力排韓忠彥而專其政無何京為右丞大
興布與曾布擬陳祐甫為戶部侍郎京於樞前奏曰每陳
者陛下之為祿也奈何使宰相私其親曾布之皆陳祐迪
甫之子也布忿然爭辯久之聲色稍厲於是溫益叱布曰

曾布上前安得失禮上不省檢會臣僚上言曾布天資陰險履行回邪靡聞報國之忠但肆穿窬之智專權自恣積貨無厭結託宮闈交通近習竊弄威福莫敢誰何人臣懷奸莫甚於此以至遽起無名之變大傷經入之財竄國勞民恬不爲恤又言布與韓忠彥李清臣交通爲私結爲死黨使其子婿吳則禮外甥高茂華往來計議共成元祐之黨暨登相位凶焰日滋後與忠彥清臣析交敵黨日夜爭勝遂攬天下之權皆歸於已而怨望之心逞矣故不及半月首罷市易中外之人望風希旨變法之論相因而至於是范純粹乞差衡前以害神考之免役李夔行乞復詩賦以害神考之經術非此而已又力引王古爲戶部尚書以

掌開閣欲散之權力引王觀爲御史中丞以定是非可否
之論且二人者元祐之黨人也然以元祐之黨人而掌開
閣欲散之權定是非可否之論若此之類豈非敗壞神考
之法度乎詔曾布落職差提舉明道宮太平川居住 九
月丁酉布以御史中丞錢適言廢元符皇后事降授中大
夫司農卿分司南京依舊太平州居住 壬寅降授中大
夫司農卿分司南京太平州居住曾布責授武泰軍節度
副使衡州安置 十二月癸丑御史中丞錢適言仰惟哲
宗用王瞻策取青唐邈川可謂不世出之器矣前日權臣
挾愛憎之私情逞一偏之曲說以欺朝廷盡委而棄之更
以他罪戮及聽其駸俊訥敵之臣聞之莫不喪膽臣以爲

今日朝廷不追正當時主棄地權臣之罪而顯黜之則無以伸往者之寃而激忠勇折衝之氣於是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曾布責授賀州別駕依舊衡州安置二年五月丙戌刑部大理寺以開封府勦勦曾布之妾魏氏并子紆縵等交通請求其獄來上三省檢會臣條上言竊見開封府根治曾紆等取受賂遺干求差違等公事稱曾紆計贓二千五十三貫曾布并妾魏氏計一千九百三貫曾縵計一百四十六貫口碩計二十三貫及各有銀數謹按布身爲宰相受國重恩當明天子在上不務盡公守法以報朝廷而敢受賂狼籍研窮有狀欲望詳酌特降睿旨施行以戒爲臣之貪者詔並依大理寺所斷刑名特不

以近降赦原青授賀別駕衡州安置曾布授廣州司戶參
軍依舊衡州安置勒停人前承議郎曾紆特送永州編管
承奉郎曾緣除名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三十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一

徽宗皇帝

張商英事迹

紹聖元年四月甲辰左朝請郎張商英爲右正言商英前
自開封府推官出爲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元祐四年五月
改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又徙淮南踰五年不復召於是始
擢諫官故商英攻元祐大臣不遺餘力詳見述元祐黨人
十月己巳右正言張商英爲右司諫二年二月乙未遷
左司會知開封府王震言商英遠人與蓋漸謀害來之劾
坐謫監襄州酒稅改監江寧府稅三年十月丁巳權知
洪州四年閏二月戊申權知洪州朝請郎張商英爲江

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 十月己亥江淮荆浙發運副使
張商英加直龍圖閣 元符元年十二月丁丑張商英為
集賢殿修撰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 二年四月甲午張
商英為權工部侍郎 三年正月己卯徽宗即位除中書
舍人 三月甲申張商英為龍圖閣待制河北路轉運使
兼提舉河事 且遷博卞黨九月甲申朝散大夫龍圖閣待
制河北路轉運使張商英落職知隨州坐博卞黨故責
連中靖國元年二月甲寅右司諫陳祐檢會侍御史陳次
升言朝散大夫知隨州張商英奸邪克險徇枉妄作紹聖
初備位諫官不圖報國乃與宰相章惇結為死黨詆誣忠
良陷害善類而又與百姓益漸增改詞狀要在中傷大臣

既令蓋漸論訴而商英肆行彈擊天不容惡配計自彰卒
以得罪哲宗洞照其情必欲終棄每有進擬屢却不用而
悖出死力維持久而遂玷從列小人得路排陷尤多近者
朝廷欲懲姦惡聊示薄責公議尚未厭服商英曾不自訟
到任謝表又肆詆誣以文已過冀惑聖聽詔降商英為朝
奉大夫商英隨州謝表云哲宗即位太母受遺承六葉之
美成丁酉年之全盛四裔畏服兆姓阜康法度修明府庫
充實守而勿失安所紛更只緣用事之臣自是專門之學
累年懷蓄一旦吐伸揭薄差徭雕蟲考試回河東注割地
西還汲引交遊羅列臺省押彈雲上議論日新異同既繁
威福隨轍其始也止於併罷使者其究也至於流殛大臣

開門羅織之端造成報復之譽哲宗皇帝久居保祐備審
細微登用謀臣究治誇語一麾汝海坐窮兵蹟武之機萬
里吳州下配正欺愚之令於是四方響應衆口雷同政府
分閔封章史館推求筆削退朝聚議造膝進呈自嗟讎性
之愚蒙每被筆流之忌賜還朝既晚在職不多故始逐重
簾之臣未嘗干預終行過崩之責亦因聞知區區曾致於
消淡一一可推於歲月其言無忌憚類此紹聖初章惇生
言者十九章責司馬光等言者八人而商英凡六章比他
人特多蓋商英實悍死黨今乃以迹跡交淺無所干預為
辭故次升劾之 十二月辛丑降授劾奉大夫知隨州張
商英權戶部侍郎 戊申詔商英等並乘驛赴朝 乙卯

商英擢吏部侍郎 崇寧元年四月丙戌為翰林學士

八月己卯為尚書右丞 二年四月癸丑張商英為尚書

左丞 七月辛巳中大夫尚書左丞張商英為通議大夫

八月戊申御史中丞石豫殿中侍御史朱絳余深奏尚

書左丞張商英於元祐丁卯嘗為河東守臣李昭叙作嘉

禾篇謂神宗既登遐嗣皇帝幼冲中外震懼罔知社稷攸

託方是時哲宗即位之後尚曰罔知攸託可乎又曰成王

冲幼周公居攝誅伐鏡惠卒以天下聽於周公時則唐叔

得嘉禾推古驗今迹雖不同理或胥近方是時文彥博司

馬光等來自洛郊方掌機務比之周公可乎迨元符之末

先帝遣弓陛下入繼大統而推臣用事秉君父不忍言之

時起鄒浩於新州高英是時實典詞掖謂晉平公問於叔
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叔向曰大臣重祿而不諫小臣畏
罪而不言此患之大者又曰思得端士司直在庭又曰浩
徑行直情無所顧避所謂浩之直情徑行果先帝之所取
乎先帝不取而高英取之可乎詔發高英乘園機政議論
反覆加之自取榮進貪冒希求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憲
交章豈容在列可特落職依前通議大夫知臺州

蔡條國史後補鑿法篇云鈔法既行一日權貨務中入
納見錢已積三萬紹魯公將上進呈上駭曰直有爾許
耶蓋前皆患不給未嘗有積銜如是故上駭之張丞相
商英時爲中書侍郎忽僂進曰啟陛下皆虛錢魯公愕

然即奏曰臣據有司中如此商英今以謂虛錢乞命商英與臣各選差官檢點虛實以聞上曰可既下殿各差郎官一人檢點字號分明各在庫也翌日奏聞上顧張丞相曰卿以爲虛錢何故張丞相大慚曰臣爲人所悞而張由是不安後又以陰通宮禁事未幾罷去又宣和殿記魯公在元豐中與商英厚善其後商英出入魯公門下又與伯氏親款魯公將相商英預爲草麻其辭甚美遂拜左丞遷中書侍郎及爭進頗攻魯公一日上在禁中偶視貴人之冠釵間垂小卷文書戲取開視之乃細字曰張商英乞除右僕射上語貴人汝勿預外廷事因密降出示魯公上大怒而貴人方不安位魯公亦甚

懼曰此獨商英無狀耳恐事干宮禁不可治於是拏之以他事然商英商英亦陰德魯公至是以所出小卷進云

辛酉臣僚言通議大夫新知亳州張商英作為謗言肆行誣毀固宜更加誅責置之元祐籍中貽示無窮之戒及商英所撰嘉禾篇并司馬光祭文等乞下有司模印頒示四方益明陛下約述先猷之意以懲為臣之懷貳者詔發商英改差知蘄州 九月庚寅通議大夫新知蘄州張商英提舉靈仙觀言者論朝廷方興庠序之教修水土之政行黜若之法廣山澤之利商英既名在黨籍安肯悉心推行宜投置閑散不可委以民社也 三年十月庚午詔張商

英宜置元祐籍中罷提舉靈仙觀 五年正月丁酉通議
大夫張商英知鄆州 五月乙卯臣僚上言伏覲通議大
夫知鄆州張商英操術傾邪資性狂悖方元祐間附會邪
朋著爲文頌詆及宗廟迨崇寧初交結中貴潛通貨賂覲
幸宰輔貪鄙無恥衆議不容朝廷均見姦慝投置閑散爲
商英者宜省愆悔過稍圖自新近以寬大之詔假守方州
輒因謝章復快私忿妄議時政言幾訕謗其流及上恬不
知非傳播四方有傷事體云云伏望聖慈特賜睿旨嚴行
降黜以正國論詔張商英提舉崇福宮 大觀元年十月
乙丑臣僚上言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商英天資愷悌
陰比奸朋包藏邪心大恣欺誑著文刻石譏斥宗廟交通

中貴希求宰輔迨復為鄂守舊憾輒發形於表奏善政良法矣謂紛更當時雖因言章即解州綾真祠簿責未快衆情臣愚代望詳酌特降睿旨檢會前犯正高英之罪投竄遠裔以為奸人之戒詔商英責授安化軍節度使副歸州安置 二年二月丙戌安化軍節度副使歸州安置張商英峽州居住 十二月己卯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峽州居住張商英任便居住

商英責峽州懇蔡京乞歸宜都縣商英故有別業在宜都也京從都省批狀依所中商英又以書謝京其畧曰久在山林少與士人過從惟見里巷道途市肆間所張大榜所寫版壁一一多是乙酉年太師當國時行下詔

旨惟園土方田一二事乃太師去位後印本頒下以此類聚前後朝旨著之本章稱述聖德私心未欲朝廷知在外州縣監司不能奉行德意遇為搔擾爾不謂言者乃以商英作表以搖四方全不照會自有朝旨再三成勵敢有隱庇奏劾以聞况今偏州陋邑曠示徃徃存在而刻石於知州廳者方且護以絛楛填以金字豈待商英之傳播也商英累年老病無望生全荷太師恩德自齋黠骨瘦歸敝廬敢布一言於左右尚觀台慈察而憐之又以狀謝京其畧曰遠投荒徼殆從魚腹之遊內徙便州獲遂孤邱之志恩私所激涕淚兼流伏念商英遭遇累朝寅緣近輔北負山而力竭無測海而器盈自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悔尤稍知循省杜門補過初無伯氏之恣言下石起時
安得中山之謗蘆頰公明之洞照究心迹之靡他奪於
衆口之唾涎假以一技而安冀闔門感荷百口歡欣

三年七月甲寅復安化軍節度副使張商英爲通議大夫
提舉玉局觀 十二月戊子提舉玉局觀張商英爲龍圖
閣學士知杭州兼驛赴闕詔比閣哲廟實錄見商英紹聖
初力排元祐奸惡速狀甚明具載信史非崇寧初止緣與
大臣議論不合罷政迹其本心實非朋黨雖已出籍自今
仍不得依元祐黨籍人體例施行并有是除命 四年二
月辛未龍圖閣學士新知杭州張商英爲齊政殿學士中
太一宮使商英入對言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害興利而

已今試一一舉行則盡紹聖之美矣法若有弊不可不變
但不失其意足矣 乙丑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張商
英爲中書侍郎 六月乙亥通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張商
英爲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十二月二十日爲中侍合與此參考依日月附見商英
作內前行云堯頭昨夜光照牖是夕光芒如堯帚明朝
化成甘雨來官家喚作調元手注云商英視事明日始
得雨上喜甚書商霖二字賜之

十二月戊戌宰相張商英言臣少也賤刻苦力學窮天地
之所以終始三光之所以運行五行之所以消長人神之
所以隱顯潛心研思垂四十年而後著成三才定位圖今

繪爲巨軸上遊如有可採願得巨石刊刻垂之永久從之
政和元年八月己亥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商英出居
城西僧舍御史臺定奪商英與給事中劉翊口論路天忱
降官理曲故也 辛丑張商英押入 己酉張商英又般
出城西辛亥又押入 乙卯張商英第三次般出先是御
史中丞張堯功言謹按宰臣張商英資性愴憤操行傾邪
積愆日深老不知悔昨陛下起於罪廢之中付以輔弼之
任庶革心從正協濟事功而乃陰懷忿怒長惡不悛近論
列給事中劉翊口繳駁事御史臺定奪得條商英理曲乃
妄有奏陳不以本臺所定爲是臺臣論奏乞賜與決照張
商英放罪如此商英有罪矣以有罪之人居宰輔之任臣

雖至愚未知其可也臣遠考前代近稽本朝宰相稱不稱
職往往引咎自責必求去位未有罪狀顯白而包羞忍恥
貪榮冒寵如商英者也又歷數其十罪伏望收還相印明
正典刑是月乙卯也 丁巳詔張商英罷尚書右僕射除
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 九月辛酉臣僚上言伏見張
商英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蓋體貌大臣未忍顯斥
姑示遠藩之逸未忘春禮之隆然迹其誕慢自恣狠傲弗
恭虧享上之惠失為臣之禮則商英之罪在所不容出守
陪京已非其分况復觀文殿大學士之職自兩府以無罪
而除乃所當得商英安得而有之乎奉聖旨張商英觀文
殿大學士改差知鄧州 壬申詔通奉大夫知鄧州張商

英降校中大夫差遣如故 校書郎李士觀辟羅博士尹
天民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先是給事中劉嗣明奏商英
詐作聖旨擅便降勅差尹天民李士觀編類御前文字於
是高英及士觀天民皆坐責 十月辛亥大中大夫知鄴
州張商英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昭化軍節度
副使單州安置郭天信責授昭化軍節度行軍司馬新州
安置以開封獄成商英天信嘗令余負僧德洪彭口往來
交結臣僚再論列故有是責 二年四月壬子責授崇信
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張商英放令任便居住太師致仕
楚國公蔡京言臣自去朝班言多可畏伏聞前宰相張商
英誣毀尤甚蓋緣臣罪大德輻所以致此今日特蒙恩貸

召還闕廷口庇天地而商英譴責遠方雖其所犯醜惡而
臣與之同遇先帝出入三朝薄有情契拳拳之私敢以此
請故有是命 三年六月辛未張商英特責授汝州團練
副使以李彪指斥謗訕等策在赦前今本府一面斷放也
五年三月癸酉張商英復通奉大夫提舉崇福宮 六
年十月戊寅張商英復觀文殿學士 七年十二月癸未
張商英爲觀文殿大學士 宣和三年十一月壬午觀文
殿大學士提舉崇福宮張商英卒贈少保時陳瓘寓萬山
陽方與客會食聞之遽止酒而起嘆傷久之客有以爲疑
者瓘曰瓘固非粹德且復才疎然時人歸向之今其云亡
絕人望矣近觀天時人事必有變革正恐雖有盛德者未

必享上下之聽殆難濟也

蔡京事迹

紹聖元年三月庚戌龍圖閣直學士蔡京權戶部尚書

九月己亥以蔡京守戶部尚書 二年十月丙子蔡京為

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 三年七月壬辰蔡京為翰林

學士承旨 九月甲辰蔡京依舊詳定重脩勅令 元符

元年六月甲午詔編修常平免役勅令格式書成詳定官

翰林學士承旨朝散大夫蔡京遷朝請大夫 三年正月

乙卯徽宗即位 三月乙酉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為端明

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口口口口口口知太原府 事見述

傳 十一月人 四月戊戌蔡京依前翰林學士承旨 九月丁

亥詔新添差監揚州糧料院陳璿知無爲軍時璿已出國
門即於門外露章辭免曰臣昨者自闕隔對以後曾將上
殿劄子具狀繳進爲言蔡京云云詳見逆卞黨人十月丙
申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爲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十一
月癸亥蔡京知江寧府 庚午詔蔡京落端明殿學士提
舉杭州洞霄宮 十一月戊戌蔡京復龍圖閣直學士知
定州 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壬午上決意用京 見信任
曾布 崇寧元年二月辛丑蔡京爲端明殿學士知大名府
三月甲戌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 四月乙
未蔡京入對 五月庚辰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爲尚書左
丞 七月戊子中大夫尚書左丞蔡京爲通議大夫尚書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詞畧曰慨念熙寧之盛際開闢指
撥之宏基地後休農導經造士明親跡之制定郊廟之儀
修義和之利聯比閭之政國焉著乎沂涓洛舟尾乎江淮
周鄉屬口以阜民禹迹播河而入海經綸有序威德無邊
而曲士陋儒罔知本末強宗巨黨相與變更凡情狃於尋
常美意從而盡壞賴遠俗故家之未遠有孝思公議之尚
存慎厥終政在今日翰林學士張商英所草也 八月丁
巳右僕射蔡京提舉議議司 見本事 二年正月丁未蔡京
爲右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制詞云適遠戎之弗率繫多算之圖功師不踰時慮無
遺策蓋以荆湖闢土功也

七月辛巳蔡京爲左銀青光祿大夫 三年五月己卯蔡
京爲守司空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進封嘉國公以
爲定鄴廓推賞也尋詔去守字改行作兼字 六月壬戌
蔡京奉詔書元祐姦黨姓名 十二月乙丑嘉國公蔡京
進封衛國公 五年二月丙子趙挺之爲特進尚書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蔡京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
使中太一宮使進封魏國公

挺之行狀云公既屢陳京紛更法度之非言其奸惡不
一雅不欲與京同政府引疾乞去累上章至八九詔弗
許崇寧四年三月拜右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公奏臣備位東臺以疾不任職力求罷免

安可輒尸宰事口力辭居數月懇請補外除觀文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中太一宮使京既口惡公留京師向察己所爲公亦懼京中傷明年春數乞歸青州私第詔從之既辨舟裝將入辭矣會禁見西方其長數丈竟天尾犯參之左尾上震恐責已避殿徹膳既深照京之姦罔由是旬日之間凡京之所爲者一切罷之殿朝堂元祐黨籍碑大晟府明堂諸置局議科舉茶鹽錢鈔等法詔禮部戶部議改遣中使賫御筆手詔賜公曰可於某日來上公既對上曰蔡京所爲皆如卿言公因奏蔡京援引私黨布列朝廷又建四輔非國家之利祖宗以來屯重兵于京師沿汴河雍邱襄邑陳留三縣沿蔡河

咸平尉氏兩縣皆列營屯取其漕運之便至神宗即其所分隸諸將而教習之士卒皆精銳若有所用虎符朝出而夕至矣今創置四輔不惟有營壘修建之勞且不道水運將何以給其餼餉上曰行且罷矣又奏今諸營之兵等尺高者所請衣糧依久例又番屯戍西邊使冒鋒鏑戰鬪死亡者不可勝數今京立法召募四輔新軍減等尺增例物添月給錢糶且免出戍小人之情惟利是從若見新軍如此則陛下所養舊兵皆不爲朝廷用矣又言神考建立都省規模宏壯一旦京因妄人宋安國獻言以爲不利宰相而毀之深可痛惜上皆以爲是且曰天久旱今京且求去而雨可喜既罷京免相送拜

公特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大觀元年正月甲午安遠軍節度使司空開府儀同三司
中大一宮使魏國公蔡京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京復入相必考求其故明著於此實錄當具載制詞乃
失不載詔旨有制詞

三月己丑幸金明池賜宰相蔡京等宴 十月庚申和賜
蔡京君臣慶會閣落成詩 十二月庚寅司空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蔡京爲太尉 二年正月己未太尉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魏國公蔡京爲太師 六月甲午賜蔡京玉帶

金魚

累歷五月十五日事朱勝非云唐裴晉公平淮西憲宗

賜以玉帶公進表云御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合將歸
地下又不敢留在人間先朝熙寧中取熙河蘭湟會洮
岷數郡神宗用唐故事以玉帶賜王安石只繫三日附
表云賜更後於解衣報最忘於慈草大觀中蔡京賜玉
帶遂爲常服其後童貫宗正仲忽宣元后父鄭紳皆賜
既得燕地王黼亦賜並爲常服矣

三年六月丁丑太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魏國公蔡
京爲太師中太一宮使請給恩並依現任宰相例制畧曰
明哲保身雖弗居於寵利忠嘉告后當無廢於燕閒尚懋
遠圖以膺多福 辛巳太學生陳朝老上書曰蔡京姦雄
悍戾說詐不情徒以高才大器自處務以鎮壓天下以爲

自古人臣惟一切因循苟簡以爲治無敢橫身爲國建議
立制者於是出而銳意更張以爲天下後世無以復加陞
下傾心俯納所用之人惟京爲聽所行之事惟京爲從故
蔡京得恣其姦佞既弄無所畏忌直欲敗壞而後已十
一月己巳太師中太一宮使魏國公蔡京守太師致仕仍
提舉編修哲宗皇帝實錄進封楚國公其請俸并雜給人
從等並依舊朝朔望大朝會許立宰臣班餘依故事又詔
蔡京合得致仕恩澤外長子顯謨閣直學士承議郎提舉
醴泉觀攸除樞密直學士次子宣義郎條除直秘閣餘依
故事 侍御史毛注言孟州妖蟲以天文惑衆等獻京詩
言涉不順京輒喜而受之因以獻易書而賜官卒致詆誣

以冒重辟而京不復愧恥張懷素惡逆以地理惑衆京熟
與之遊從京妻葬地卜日懷素主之嘗同遊淮左題字刻
石後雖陰令人追毀以掩其迹而衆所共知以至尚書省
事多不取旨直行批下以作陛下之威重祿厚賞下給人
心以作陛下之福林據跋扈之黨而置之政本之地宋喬
年奸雄之親而置之尹京之任考之以心揆之以事其志
有不可量者今並盤旋鞏較久而不去其惜狀已可見矣
四年四月癸酉蔡京上哲宗實錄 五月甲子先是門
下省檢會臣僚上言論奏蔡京頃居相位擅作威福摧震
中外輕錫予以露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謂財利為有餘
積皆出誕設務誇大以興事功肆為搔擾援引小人以為

朋黨假借姻婭布滿要途以至交通豪民興置產業役天子之將作營葺居第用縣官之人夫潛運花石曾無薦主庇民之心惟事豐已營私之計若是之類其事非一已有臣察論列臣更不敢具陳及至名為祝聖者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勢託言灌民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織計致姪侯之告變而謬為心疾爰孟州之誣言而與之官爵趙真口轉之扶術張大成竊口其姦意駭動遠邇聞者寒心皆足以鼓蕪天下為害之大者也 是日詔蔡京權重位高入屢告變全不引避公議不容言章屢上難以立法特降授太子少保依舊致仕在外任使居住制畧曰輕爵祿以市私恩濫錫予以蠹邦用借助姻婭密布要途聚引堯那

合成死黨以至假利民而決與化之水託祝聖而歸臨平
之山豈曰懷忠是將邀福屢有告陳之迹每連狂悖之誅
雖僅上於印章猶久留於里第僊蹇弗避傲脫固悛致帝
意之未孚昭星文而申譴言章繼上公議靡容固欲用惡
難以屈法宜褫師臣之秩俾參宮保之官聊慰群情尚爲
寬典 政和六年六月甲寅降授太子少保致仕蔡京復
太子少師依前楚國公致仕

復太子少師當考詔旨具載制詞乃宇文粹中所草其
末云蕩垢滌瑕既曲全於體貌率德改行宜益勵於猷
爲 政和二年七月十九日可考八月五日又復太子

太師

八月乙未太子少師致仕蔡京爲太子太師依舊致仕
三年二月戊子朔詔太子太師致仕蔡京兩居上宰輔政
八年首建紹述勤勞百爲降秩居外薦歷歲時况元豐特
從被遇神宗者今則無幾而又累經恩霽理宜優異可特
復太師仍舊楚園公致仕於在京賜第居住 三月乙亥
詔太師致仕蔡京到闕令二十五日朝見引對拜教特依
元豐中文彥博例仍擇日垂拱殿賜宴許依舊服玉帶佩
金魚賜對見例物遇六參日趨赴起居在大班退親王後
入 四月甲午燕宰執親王于太清樓上親爲之記 其畧
見御製 蔡京上記曰政和二年三月八日皇帝制詔臣京
宥過省愆復官就第命四方館使崇州防禦使童師敏賚

詔召赴闕臣京頓首辭繼被御劄手詔十責以大義惶恐
上道於是飲至於郊曲燕於垂拱殿後禊於西池寵頒恩
渥念無以稱上曰朕考周宣王詩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
歸自錫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炮鱉膾鯉其可不如古乎詔
以是月八日開後苑寔太清樓命內館客省使保大軍節
度觀察留後帶御器械臣賈詳等五人總領其事 壬子
蔡京乞令張商英任便居住 五月己巳太師楚國公致
仕蔡京落致仕三月一至都堂治事每日赴朝參退至都
堂聚議於中書省前廳直舍治事畢直即以尚書令廳為
治所仍押勅劄 壬申太師楚國公蔡京言門下省乃履
殿之地臣欲兼而冒處實有妨嫌委素官制堂許臣免書

門下省文字從之 己卯手詔賜蔡京曰臨平置塔初因
錢氏尊相名寺起於治平匪緣近年創有增建蔡京忠貫
金石志安社稷八年輔政一德不渝群邪醜正意在中傷
肆爲無根之談冀陷不測之禍比從聞實均見厚誣州大
臣立朝諛當自信而哲士圖任何畏巧言顧予心之重乎
抑且衆言之足慮肆加開諭毋或介懷 十一月辛巳太
師楚國公蔡京進封魯國公 四年十二月乙卯雪降臨
宴於蔡京第 五年八月庚戌詔中書舍人陳邦光差提
舉洞霄宮池州居住先是邦光以中舍人兼太子詹事會
蔡京獻太子以食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
臣不聞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滿吾志耶命左右擊碎

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含怒未發因是遂斥邦光六年
四月庚寅御筆太師蔡京近三上章乞致仕親劄書不
允所請仍止來章兼面諭再四意確未回京位三公爲帝
者師然三省機政事無巨細自合總治外可從其優逸之
意自今特許三日一造朝仍赴都堂及輪往逐省通治三
省事以正公相之任事畢從便歸第五月甲午朔御筆
蔡京遇朔望許朝三日一知印當筆不赴朝日許府第書
押不押劄別不書鈔庚子詔蔡京已降指揮令三日一
造朝自今遇有奏事非造朝日亦赴仍許正謝八月庚
辰太師蔡京奏臣昨以年逮七十加之疾病乞解機務蒙
恩特許三日一朝令臣疾病既已痊復筋力尚可勉強伏

望許臣日奉朝請其治事即依已降指揮從之 丁亥詣
建隆觀遂幸蔡京賜第 七年六月戊子朔太師魯國公
蔡京進封陳魯國公 己巳御筆太師陳魯國公蔡京力
請免兩國公已降劄允所請特與白身親屬恩澤二人應
恩數並依轉官例施行 九月丙申御史中丞王安中爲
翰林學士

王安中行狀其子鉅作有云一日詣對曰臣起諸生蒙
陛下親擢脩員中執法日夜懼無以報今臣所論事關
宗社儻陛下少留聽幸甚上悚然公出袖中疏所論乃
蔡京也上曰誠如卿言公即伏奏曰臣孤遠一介不量
力輒論大臣京老奸多智必將爲所中害自此竄迹無

復再望清光矣願拜辭上曰勿如此云云當為卿罷京
時子做日夜出入禁中盡率子弟見上泣且拜上曰中
司文字如此奈何彼等固懇陛下儻全臣宗乞移王某
一別差遣則事自己矣上寬恻然許之公方草第三
疏翌日求對中夜有扣門者曰適御筆中丞除翰林學
士日下供職矣公嘆曰吾禍其在此乎自是京之勢益

盛

十一月庚寅手詔太師魯國公蔡京自再遷廊廟于今七
年云云適者革疏十上卻之後來既繼以消息盈虛之理
告老乞骸期於得請而後已朕禮說元老不欲因違可五
日一朝次赴都堂治事恩禮寵數並如舊制 重和元年

十一月戊申承議郎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蔡條勒停
蔡條訴神文節文曰臣舉家兄弟諸姪皆投名請受神
霄秘籙獨臣不願受於是九重始大怒因遣梁師成諭
旨戒臣不許接見賓客嗚呼事既掣肘謀既盡露臣亦
決知得罪矣一日臣兄來軍諭臣父將通延福宮江路
徹開院門跨城為複道飛橋入賜第自此性未無間君
臣相悉時已大毀民居數千家如荒野矣臣不勝憤懣
巫夜草書力爭臣父愕然實愛惜臣猶不肯出臣凡向
知及鄭昂洩臣語因下開封府捕繫昂盡搜索其篋笥
然獨無有於昂遂枷項編管安州臣始勒往朝參不許
接見賓客又降御筆謂臣狂妄不循分守特落職而怒

終不改臣父因賞口內宴丐入中禁獨拜懇於太上之
前臣遂得不死始議貶新州俄而置諸光州臣父以謂
出則必陰殺之因待之久乃俾臣父上章特勤傳令侍
養遇有臨幸則出避耳

十一月丁卯茂德帝姬下嫁蔡條 宣和元年七月丙辰
御羊蔡條向緣狂幸廢黜幾年蔡京元老勲在王室未忍
終棄可特與叙舊官外與宮觀任便居住既而京言叙不
以法乞賜寢罷詔候過大禮取旨 九月乙卯曲宴保和
新殿過玉真軒蔡京等請見安妃許之京作記以進其詞
畧曰玉真軒在保和西南廡即安妃粧閣命使傳旨曰雅
燕酒酣添逸興玉真軒內見安妃詔臣廢補成篇臣即題

曰保和新殿麗秋暉詒許塵凡到綺闈方是時人人自謂
得見安妃矣既而但畫像掛四垣臣即以詩謝奏曰玉真
軒批暖和春只見丹青不見人月裏嫦娥終有恨銀中姑
射未應真酒史中使詔臣至玉華閣上手持詩曰因卿有
詩况姻家自當相見臣曰頃緣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詩
請上大笑妃素粧無珠玉飾綽約若仙子臣進前再拜叙
謝妃拜臣又拜云云癸亥上幸道德院觀金芝由景龍江
至蔡京第鳴鸞堂賜京酒京訴開封尹轟山雜間事山即
坐絀京作鳴鸞記以進其畧曰上曰今歲四幸鳴鸞矣臣
頓首曰昔人三顧堂成已六幸其千載榮遇鳴鸞固早且
家素窶無具願留少頃使得伸尊奉意上曰為卿從容云

云丙寅蔡京奏臣伏蒙聖慈以臣夏秋疾病特命於龍德
太一宮設普天大醮又親製青詞以見誠意至日臨幸醮
筵別製密詞親手焚奏仰惟異禮今昔所無頌首殺身難
以仰報云云二年四月癸巳中書檢會奉御羊車駕累幸
蔡京弟子孫等並合推恩八子十孫曾孫四人可並於寄
祿官上轉行一官六月戊寅太師魯國公神霄玉清萬
壽宮使蔡京上章乞致仕御筆太師魯國公蔡京近年以
來章疏十上陳乞致仕自夏祭禮畢引疾告老又復十數
親筆批諭諄復再四遣官宣押堅卧不起其詞激切確然
不拔可依所乞守本官致仕依舊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在
京賜第居住其恩禮俸給之屬及見被官吏人從等並依

舊仍朝朔望今晚付翰林降制只今具熟狀進入 六年
正月庚午勅停人蔡條復朝奉郎提舉明道宮 十二月
甲辰手詔朕執權秉要以正主道賦事圖功責在大臣比
年以來任匪其人政失厥中明發悚惕念我烈考之謨訓
修葺盛典庶幾持循肆命近弼置司講議太師致仕蔡京
輔朕初載誕著碩膚屬間勞以官職之事即安里閭憲其
言行尚有類焉書不云乎詢茲黃髮則罔所愆京可兼領
講議司聽就私第裁處仍免答書毋致勤勞以稱朕責老
貧賢之美

寶錄本紀云蔡京領講議司朱勝非云蔡京崇寧元年
拜相四年罷大觀元年復入三年又罷政和二年復入

宣和初又罷六年冬王黼罷相白時中李邦彥並拜太
少宰未訖京東盜起京黨閔然以謂宰相望輕乃詔京
復總三省許私第治事三五日一造朝時京八十歲目
盲不能書字足蹇不能拜跪矣其子條用事凡判筆皆
條爲之仍代京集中奏事於是肆爲姦利賞罰無章黜
陟紛紜條妻兄韓招者驟用爲戶部侍郎案與謀議貶
逐朝士殆無虛日條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附耳語
堂吏抱文書率數十人從之遣使四出誅求採訪善者
令爲之不喜者令勅之中外縉紳無不側目先是王黼
作應奉司總四方貢獻之物以示權寵於是效之請置
宣和庫庫置式貢司中分諸庫如泉貨幣帛服御玉食

器用等皆其名也上自金玉下及蔬茹無不籠取元豐
大觀庫及權貨務見在錢物皆拘管封格專事供進次
年四月條惡日著二相不能舉職條兄攸發其姦狀京
罷條亦被譴是年冬金兵犯闕得非將亂之兆耶

癸亥太師魯國公致仕蔡京落致仕領三省事五日一赴
朝請至都堂治事 戊辰御筆蔡京領三省應細事務免
簽書 七年四月壬子御筆龍圖閣直學士朝奉郎提舉
上清寶籙宮兼侍議蔡條僻學邪見兩被降責今除通英
非所宜得可罷侍讀提舉明道宮在京居住尋又降御筆
蔡條賜出身約可拘取毀抹 庚申太師魯國公領三省
事蔡京依前太師魯國公致仕 初京再領三省未幾日

昏不能視事事皆決於子條條成福自任同列皆不能堪
既罷條侍讀故有是命 壬戌臣僚上言蔡條竊弄威權
率意自專縉紳惴慄靡違寧處而一時侍進苟得之徒聞
集其門勢焰薰灼矣予可熟接見賓客逾於執政有謀為
之切齒而條偃然居之不疑詔條落職 十月甲子太師
魯國公致仕蔡京上表謝車駕臨幸問疾 十二月甲子
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
邦彥朱勔六賊 靖康元年二月甲寅制太師魯國公致
仕蔡京特責授中奉大夫守祕書監分司南京致仕河南
府居住 上即位邊遽日急京畫室南下侍御史孫覿等
始上章論其姦坐貶 三月甲午左司諫陳公輔言蔡京

父子懷奸誤國之罪詔蔡京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 四月癸亥御史中丞陳過庭言蔡京專政攸則以陰謀詭計出入宮禁外示異同中寶附會詔京可移韶州攸責授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七月乙亥蔡京移徙州攸雷州以臣僚累章論其陰賊奸惡罪蒙彰著乞投畀海外也凡京子孫皆分徙遠郡京行至潭州而卒年八十攸脩繼死

京天資險譎奸智以御人在人主前左袒右向專爲固位之計終始持一說謂當越拘擊之俗竭九州四海之力以自奉徽宗雖富貴之而陰知其奸諛不可以託國故屢起屢仆嘗改其素所不合者如趙挺之張商英劉

正夫鄭居中王黼之屬逃居台司以視之京每聞將罷
退輒入宮見上叩頭祈哀無復有大臣廉恥事燕山之
役起攸實在行京送之以詩陽爲不可之言冀事之不
成得以自解暮年即家爲府嗜利干進者趨趨其門輸
貨僮奴以得美官者踵相躡網紀法度一切爲虛文識
者竊憂之而京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結盤固牢不可
脫卒以召蒙誤國爲宗社奇禍雖以譴死而海內猶以
不正典刑爲恨云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百三十一